

《北上》:童年是人的初心存在

◆ 南 妮



《北上》至20集,望和与海阔大学毕业在京创业,做快递的华子与卖假证的星池在北京的公交车上碰见,他们四个之间,仍然是童年友谊的发酵与延续。他们与18岁放弃高考、离开花街的思艺肯定会重逢,重逢会以怎样的面貌?思艺的心中是否还在惦念望和?童年的欢乐与伤痛,变成青年的纠结与命运的悬念。

《北上》的开头,假小子大华子旋风式地奔跑疾呼:“船来啦!”10岁的望和、10岁的星池、10岁的海阔,随之拼命冲向大桥。满载西瓜的大船一点点驶近桥梁,“跳!”大华子喊,三个男孩一个个跳上船。西瓜被他们一个个扔进河中,三个“水鸭子”在水中恣意舞蹈,捞起西瓜放进浮在水面上的特制网兜中,那个熟练那套装备,想来是小伙伴夏天的日常主题。那是2000年的夏天。出生于古老河岸的小朋友也许还不知道沿河北上有故宫、长城、全

聚德烤鸭。免费的西瓜就是童年的快乐进行曲。

马奶奶家来了个10岁的混血小姑娘思艺,父亲死了,再嫁的母亲生了弟弟后把她扔给年迈的奶奶。思艺很漂亮,但思艺的书包很旧。又是这三男一女的伙伴团,下河捞河蚌,把卖得的钱给思艺买了一个新书包。

各有特别长相的数个小演员中,很自然地可以辨认出,在《六姊妹》与《小巷人家》中那几个熟悉的小面孔、活泼的小身板。孩子的戏是很关键的。孩子装,孩子假,孩子言行僵硬,就表明导演的功夫很差。思艺的弟弟思维先熊后乖,也演得很好。唯其天真烂漫,他的意外死亡更令人扼腕。17岁的望和教10岁的思维,“不要害怕去新的学校,如果有人欺负你,你就倒地,抽抽,翻白眼。”思维照样学了一遍。忍俊不禁:小少年往往就是在大多少年的陪伴中悄悄长大的。街

坊、大院比学校更具人情与亲和。

一直到高考前夕,华子签约做模特,上当受骗,险遭名誉败坏,望和砸摄像机、打伤人被警察拘留,望和与父母与全院邻居,凑齐10万元,对方不再上诉。这个高潮,是童年真挚友谊的冲动性终结。华子与望和的初恋不是化学式爱情,而是想将童贞贯彻终生,不舍放弃。但成年之后,青梅竹马的爱会分裂,因为每个人面临的社会信息太复杂,因此滋生的质变不容个人掌控。孩子王欧豪演出了人物的虎虎生气。机灵淘气也罢,勇敢豪迈也罢,都相当出彩。他的望和,不愧是运河之子,肆意奔腾的气象,眷恋河岸的赤心。“自古英雄出少年”——这应该是我们的昨日、今日与明日。

美国电影《阿诺拉》里21岁的俄罗斯军火商富二代伊万,与23岁的脱衣舞演员一时兴起在拉斯维加斯扯了结婚证,父母乘直升机,绑着阿诺拉要办“婚姻无效”。戴着钻戒的阿诺拉还以为自己能做成灰姑娘。伊万徒长了成人的身姿,不是吸毒昏睡,就是泡在妓院。最后仍是在妓院找到他的。父母用罪恶换来的金钱,制造了一个销金魔窟。他只是有人的形,心与灵魂全烂。

缺少伙伴的童年不是童年。贫穷恰恰是童年的诗意。美国学者尼尔·波兹曼在《童年的消逝》一书中,赞成自卢梭开始认可儿童的自发性、纯洁、力量和欢乐。他引用莎士比亚在《皆大欢喜》中的一段话:“一个哼哼唧唧的男生,背着书包/脸色像早晨一样灿烂,行路却慢腾腾地

像蜗牛一样/不情愿去上学堂。”波兹曼说:“以浪漫主义的观点,未成形的儿童不是问题,问题完全出在畸形的成人。儿童拥有与生俱来的坦率、理解、好奇、自发的能力。”

就像《北上》里的故事,少年的伤口,往往并不是在父母的关心下疗愈的,而是在同伴那里得到了抚慰。运河是大自然的诗意存在,童年是人的初心存在。我们的一生都是要在如此的自然资源中吸取生命的养料与燃料的。

最近荧屏上的一部部年代戏,

50后、60后的人,会因为看到自己的童年再现而欣喜感慨。那么,对于90后、00后那些独生子女呢?也许那些在怀旧剧情中有着兄弟式伙伴的少年影像,对于他们,是一杯极品热饮,刺激、贪馋、过瘾、速忘。但是,哪怕是短暂的眼睛速食,精神已然刻痕。



扫一扫,请关注“新民艺评”

结果还是过程? 如果只能二选一

万波处女作《潮》上海首映观后

◆ 沈 静

剧性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。这筑了又塌了七十多次的海堤,这失败了七十多次的桃源村人,如同希腊神话里因触犯众神,被罚永生都要不断重复、永无止境推巨石的悲剧人物西西弗斯,一种悲剧美得以呈现。

诚如导演所言,作为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,很难拍,他最终选择从“失败”切入,反倒歪打正着成就了电影更为深刻的人文意义。悲剧之美永远高于喜剧之美。我们到底要一个美好的结果,还是要一个美好的过程?如果只能二选一呢?成功和失败的定义是什么?结果和意义哪个更为重要?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?这种叩问,是《潮》这部电影的最大魅力和意义所在。

笔者作为就在浙江隔壁的江苏人,一直都对浙江人与海搏击抗争、不断出海谋生、开辟新沃土的事迹有所见闻,对他们一直以来敢争人先、勇立潮头的精神有所感受。电影《潮》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和补充,导演万波以这部处女作成功传达出浙人“勇立潮头”的精神气质,他从艺术层面,通

过艺术的感染力传递表达甚至宣传了浙人引以为傲的精神。

努力支持非知名青年导演的创作,是中国电影的未来之路,也是电影潮水应该奔涌的方向。且不仅仅在电影领域,也应扩展到整个文艺圈。愿意突破圈层限制,愿意不拘一格降人材,愿意给予年轻艺术家机会,大力支持那些真正有才华的“无名者”的创作,是中国文艺可以向前并纵深发展的重要道路。



草书不可只在书斋里创作

◆ 华 波

研读中国古代书论,一个现象耐人寻味:历代草书大家如张旭、怀素、黄庭坚等,顿悟笔法的关键节点,鲜见于对某家某帖的临摹,却多与跌宕人生、壮游山河、际遇交游紧密相连。这些让后世心驰神往的记载,实则暗藏草书与宇宙、与世界、与人类生活的密钥:宴饮的酣畅、山水的雄浑、命运的浮沉,皆可成为草书笔墨通神入妙的指路明灯。若将草书创作困于书斋,无异于斩断其与天地精神的链接与纽带。



宁丑毋媚”的率真,徐渭“笔底明珠无处卖”的孤愤,都以草书为生命困境的突围之径。当代书家如枯坐书斋,便难悟此境。

情感之真,岂非舍本逐末?只有回归“书为心画”的本真,深入书家丰富的内心世界,草书创作方能重获澎湃动力。

走进生活 草书创作的源头活水

历代草书大家,如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,“自此草书长进,豪荡感激”;黄庭坚见“长年荡桨,群丁拔棹”而悟笔法真意。他们的草书“似得江山之助”,绝非书斋中的笔墨游戏,而是将具象的生命体验,转化为抽象的笔墨语言和线条艺术。

2021年盛夏,笔者在安徽泾县宣纸作坊目睹捞纸师傅赤膊劳作。45℃高温的厂房中,纸浆在竹帘上起伏,水痕如草书线条般流动。师傅坦言:“一张好纸,需经108道工序,正如草书一笔,积攒了书家几十年的功力。”对宣纸制作古法传承的敬畏,要求我在创作草书作品时,对纸性要了如指掌,下笔动作要精准,切不可辜负任何一张来之不易的手工宣纸,才能更加深刻体会草书创作“戴着镣铐跳舞”的含义。

更值得深思的,是草书与生活、生命的相互砥砺。傅山“宁拙毋巧,

走进情感 草书创作的澎湃动力

草书具备丰富的情感承载功能。韩愈在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中直言:“往时张旭善草书……有动于心,必于草书焉发之。”如果我们创作大草作品只是独守书斋,自我设计、自我陶醉,草书的情感积累、情感迸发是极度欠缺的。

近年来,我数次去宜兴丁蜀,和当地紫砂工艺师合作写壶并深入交流。一位工艺大师曾言:“壶如字,须有筋骨,亦需气韵。”一语道破艺术相通之妙。紫砂与书法的跨界对话,成为我创作草书自作诗《宜兴写壶》的动力源泉,此作也有幸入选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进京展。

当代草书创作常陷入情感空洞的困境。炫技竞技之风盛行,笔墨沦为追求视觉冲击的符号,张旭曾借醉后癫狂直抒胸臆的赤子之心,如今却被程式化的“狂草”模仿秀所取代。如草书仅存形式之狂,而无

走进自然 草书创作的天地之境

草书的开放性不仅体现于对传统笔法的继承,更在于其与天地万象的映射暗合。怀素观“夏云奇峰,因风变化”而得草书之妙,黄庭坚“观长年荡桨,群丁拔棹”而得草书之态,雷简夫“闻江瀑涨声,想其翻驶掀磕,高下奔逐之状”而得草书之势。自然之律动,始终是草书创作的灵感源泉。

草书不是书斋里的法帖,不是展馆里的展品,而是流动的生命。书家需以双脚丈量山河,用双手触摸生活,在宣纸的呼吸、紫砂的膨胀收缩、人生的起伏中,寻找笔墨的精髓。草书创作的本质,是将对生活、对自然的感悟体验,融入“真善美”的情感,升华为属于书家自己独特的笔墨风格和语言。今日之草书创作,更需走出书斋,走进生活、情感与自然的交响中,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“狂狷与真意”。